

远源长河来 云鹤吟九天

——陈长吟先生从文五十年巡礼

杨志勇



陈长吟特写。

巍巍秦岭脚下，泮河之畔，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长安谷的诗意画卷之中，一座占地三百多平方米、建筑辉煌的“陈长吟文学馆”近期建成开馆。著名文化学者阎纲、著名作家贾平凹、蒋子龙、刘亮程等分别为该馆题名、题词。著名作家陈长吟先生是陕西散文界的一座丰碑、一面旗帜，也是中国散文界一个独特的存在。这座文学馆不仅铭刻着陈长吟先生个人的文学荣光，更是矗立在陕西散文界的一个精神坐标，引导着散文创作的薪火之路，激励着后来者不断攀登文学高峰。

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刘家全先生说，陈长吟文学馆不仅是该校传承文脉、培育英才的重要载体，而且将成为三秦大地上永不落幕的文学盛宴，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感受到文学的永恒与生机。也将成为“文学陕军”的新阵地、激荡才思的新驿站，亦将化作青年学子的“第二课堂”，还将通过“丝路散文奖”“文学论坛”等国际交流，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窗口。

中国散文学会在庆祝西北大学现代学院“陈长吟文学馆”建成开馆的贺信中说，陈长吟先生不论从事文学辅导、杂志编辑，还是学术研究、文学教育，一直坚守文学创作初心，勤奋创作，耐心和善于发现业余作者，倾心为老作家服务，多年来培养扶持了大批作者走上文坛，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参观“陈长吟文学馆”的展陈，其中详细回顾了陈长吟先生50载的文学历程和成就。在他的工作室里，我看到挂着一幅贾平凹先生早年题写给他的墨宝：“远源长河来，云鹤吟九天。”我以为，这十个字内容正好概括了他从文五十年一路走来坚持梦想、不懈追求的精神气质、生命状态和所取得的文学成果、社会影响等。

从汉江出发，他是一个标杆

陈长吟先生自称“汉江之子”，他的祖籍安康市大同镇，距离汉江咫尺之遥。他青少年时期历经艰难坎坷。1955年7月15日生于西安，当时属于双职工家庭的孩子。1960年11月，五岁时因故随父母回到大同的老家生活。那时贫穷的家庭和特别的成长环境，让他养成了内向而又柔弱的性格。幸运的是，在村里当兽医的爷爷收集有各种医学、农技和文学书籍，在耳濡目染中，让他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。这时，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便在他幼幼的心灵中种下了。



青年时期的陈长吟在创作中。

在没有电、煤油限量供应的日子里，为了晚上能够读书，他使用上山采来的松籽串成串，点燃后用以照明。上了初中后，他负责编辑和创办学校的宣传墙报，包括彩色粉笔黑板报和彩色插图白墙报，并尝试写一些短诗和短文来填补空白。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书，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，去粮食仓库做搬运工，扛麻袋装车，把挣来的钱全部用于买书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加，他内心对创作的渴望日益强烈。在缺少纸张的情况下，利用废旧作业本的背面进行写作。

上高中时，16岁的他，参加安康县文化馆举办的创作培训班，创作的《飞车炸军火》发表在《安康文艺》杂志上。两年后，创作的诗歌《老邮电局长》发表在《安康日报》副刊。自此，他算是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

1974年初，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不久，被大队抽调到汉江边上参加“三线建设”修铁路。修路工程完成之后，他先后当过乡邮员和中学代理教师、大队团委书记。在此期间，他尽管繁忙辛苦，但仍然坚持文学创作，陆续发表了多篇诗歌、小说等文学作品。

命运垂青他，此后的路越走越顺。1976年，他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，成功踏入梦想中的陕西师范大学，并就读了理想的中文专业。大学期间，他痴迷文学创作，虚心向老师请教，拜访名家寻求指导，经常发表作品，因而在1980年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至安康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，先后担任《汉江文学》杂志主编、安康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他以亮眼的创作成绩，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。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当时他35岁。

随后他从汉江边上的山城再次走进西安，1991年10月，调入西安市文联工作。当年能够从陕南到关中，中间的秦岭被很多人称为一生都难以跨越的一座大山，所以“跨越秦岭”在当年有众星捧月般的骄傲。他的持续努力不断得到认可，先后担任《美文》杂志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副主任、副社长，同时兼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等职。

2009年12月，他被调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，任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。2015年退休后，受聘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教授、文学院院长。2021年4月，当选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。

时至今日，他在文学之路上已坚守50余载，从未偏离自己的奋斗方向。从事文学编辑、组织工作，坚持文学创作，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千万字，创作出版《山梦水梦》《山韵水韵》《山水亲亲》山水系列三部曲、《这片乐土》《那片乐土》《黄土地上信天游》土地系列三部曲、《文海长吟》《岁月长吟》《山河长吟》长吟系列三部曲，以及《散文之道》《美文的天空》《水调歌头》《行者的风度》《莲湖巷》《汉江传》等著作20余部。

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获奖多。散文集《山梦水梦》获陕西省首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，《这方乐土》获海内外首届中国散文旅游文学奖。他还获得海内外首届旅游文学奖、中国散文三十年突出贡献奖、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，以及全国乡土文学奖、炎黄文学奖、陕西省人民政府首届优秀文学奖等。截至2024年，他的作品获得省市级以上文学奖项27次，作品被全国55部权威文集、选刊收录或转载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。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文学排行榜和文学教材。

著名文学评论家、诗人刘伟评说：“孔子曰：‘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’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。我看陈长吟的人生，大体是配得上这四句话的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一以贯之地做自己的生命文章；以散文创作为主阵地，旁涉相关领域——办刊、摄影、收藏等，或从容散步，或驰骋跨越，不断拓展大格局、攀升新境界，每每让我们惊喜、赞叹！”

从编辑出发，他是一座灯塔

文学编辑是陈长吟先生文学事业中的一个主旋律，他长期为人做嫁衣，被作者誉为技艺精湛的“工匠”。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经过他之手，进行雕刻、塑形，去除瑕疵，往往就变成了璞玉一样的艺术精品，常常令人赞不绝口。他说：“我热爱文学，做文学编辑工作，始终认真对待每一篇作品。”

他的编辑生涯起步很早，大学时就与同学创办文学杂志《登攀》《渭水》。参加工作后，先后编辑过《汉江文学》《花季》《美文》《散文视野》等杂志。他的职业精神备受肯定，特别是在编辑《美文》期间，为了发现和获得更多的好稿件，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去拜名家、约佳作，得到了贾平凹主编的多次表扬。1992年，他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“优秀文学编辑奖”。

陈长吟先生当年作为创办《美文》杂志的核心成员，与贾平凹等共同倡导的“大散文”创作理念，重新定义了散文的疆域与深度，他们倡导的“大散文”，不仅指题材拓展的“大”，更是视角、写法之“大”与精神格局之“大”。通过《美文》，他广泛联络秋雨、周涛、韩少功等名家，将陕西推向全国散文前沿，并成功开辟和引领了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潮流。

他也是青年作家的引路人。西安市文艺两新联合会主席王洁说：“陈老师于我而言，是照亮文学征途的灯塔。十余年前，当我以稚嫩的笔触叩击文学之门时，是他以春风化雨般的鼓励，为我驱散创作的迷雾；用润物无声的肯定，点燃我对文字的热忱。”

王洁的话代表了许多追梦者的心声。早年，陈长吟在安康群艺馆担任文学辅导员时，曾创办汉江文学讲习所，多次邀请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路遥、和谷等陕西名家赴安康讲课，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骨干，其中有几位作家至今活跃在中国文坛上。

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任职后，他连续主编的四期39部紫香槐散文丛书，推出了一批在散文界有影响的作者和作品。如今，他主编

的《散文视野》版本玲珑精致，风格清新雅致，从组稿到审定，他亲力亲为，力求好稿，力推新人。

陈长吟说：“我做文学编辑，真心地爱作者，爱作者的作品。有时候从来稿中发现一个作者的好稿子，那个高兴劲儿胜过自己写一篇文章。我当编辑期间，与很多作者保持着长期良好的联系。”

在陕西文学界，陈长吟先生可谓“桃李满三秦”。在众多作者心目中，他是一座耀眼而又温暖的灯塔，照亮了文学青年的前行之路。



陈长吟与贾平凹合影。

从艺术出发，他是一位行者

陈长吟先生的文学创作涉及散文、诗歌、小说和报告文学等体裁。因术业有专攻，他较早就将文学的主攻方向锁定在了散文这一领域，并且在散文创作艺术的探索之路上，很早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，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特色。

他的散文倾注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，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，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。他认为写作是一门艺术，需要技巧和方法的支持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他对语言、结构、主题等方面的精心设计和锤炼，如此使得每一篇、每一部作品都独具匠心。

他的散文说理自然，如潺潺流水，平实而自然，亲切而自在；状物抒情，动静结合，常常调动了所有的通感要素，往往又在不经意间迸发出闪耀光芒的哲理，直抵人的灵魂。所以，他的文字既有现代的灵动，又有深邃的思想和人文关怀，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美感和智慧。他的散文独特之美，犹如汉江渔夫的清新、悠扬之歌，融入了陕南人骨子里的豪爽、直率，形成了“简约、干练、柔和、有力”的鲜明风格。从严格意义上说，他所走的散文创作之路，创作的大量散文作品，很难用几句话精准地概括其特色，我以为，准确的说法就是“陈长吟风格”。

陈长吟先生既是创作实践的破冰者，又是理论探索的破冰者。他提出的“诗歌是白酒，小说是啤酒，散文是红酒”的理论观点，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共鸣。

将散文比喻为红酒，那么它的语言就要像红酒的颜色一样耐看，它的内容就要像红酒的味道一样耐品，它的思想就要像红酒的营养一样于人有裨益。喝红酒讲情调、讲节制，要慢慢地品味，对散文的阅读欣赏也像喝红酒一样，需要慢慢地品味。他通过“红酒”这个别出心裁的比喻，将散文的思想、哲理、内容、语言、语调等内在要求形象地表达了出来，令人易于理解和掌握要领。

他的《散文之道》等著作系统阐释其散文美学，将创作经验升华为理论体系，亦为后学和散文创作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实践参考。

面对当下网红乱窜、流量裹挟，出现的AI机器人写作等情况，尤其是处在充满各种诱惑和挑战的时代，社会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，带给了我们写作上的许多新课题、新困惑。然而，有着“文学骑士”之称的陈长吟先生始终坚守文学的初心，宽厚豁达、静以处世，胸有大格局，心有大气象，以自己疏朗、淡泊的人生，书写着自己丰富、宏阔的散文世界，并以“陈长吟文学馆”这个窗口为契机，让我们了解到他非凡的人生和绚丽的散文世界、自然简朴的生活，不断追求、向善向美向好、丰盛、多彩、宁静、蓬勃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情怀。

陈长吟先生是中国散文发展历史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，铸就了自己的“散文大山”“文学之山”。



陈长吟在野外摄影。

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之外，陈长吟先生还在报刊发表摄影作品数百幅，部分作品在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展出并被收藏。他提出的“中国文人摄影”理论和流派，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重视和研究。

著名文化学者肖儒评价陈长吟先生说：“散文作家、散文编辑、高校教授、散文研究者，散文活动组织者和摄影家，这就是长吟半世纪一路走来走过的路。他走每一段，都走得朝气蓬勃，光彩焕发。另外，套用摄影家的话说，长吟是一个很有景深的人，很有文化景深的人。”

从团队出发，他是一面旗帜

作为文学组织者的陈长吟，从《美文》初创时组稿、推广、拉赞助，到率先在全国成立中国散文学会、创办中国散文学网、发起成立陕西省散文学会，尤其是由他首倡开启的“西部散文论坛”、设立的“丝路散文奖”，为陕西和全国散文作家提供了一个个交流展示与脱颖而出的平台。

特别是作为陕西散文学会的擎旗者，自2011年建会以来，陈长吟带领团队所付出的努力和创新，在很多人看来，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体制外的“文学革命”。他说：“我热爱这个团队，所以就愿意努力把团队建设好。”

面对种种困难，他坚韧不拔、克难奋进、无私奉献，千方百计做实团队构建与薪火工程。在学会下组建各种专业委员会，在省市成立散文委员会，建立采风基地，使文学组织走进基层、贴近作者。如今学会会员由成立时的不足百人，发展到现在的千余人。

陈长吟说：“文学是薪火相传的事业，老一辈作家有责任为青年人铺路搭桥。”

为了切实发挥学会作用，他坚持每年组织作家开展采风、作品研讨会、文学讲座等活动。在他引领下，陕西散文学会多名会员荣获冰心散文奖、丝路散文奖等全国文学奖，累计发表作品逾3万篇，出版新作200多部。他把陕西散文和作家的影响扩展到了全国。



陈长吟讲授文学创作知识。

文学评论家许均称赞，陕西散文学会这一民间社团成立至今，十四年如一日推动散文创作，通过西部散文奖、采风活动、作品研讨会等，占据了陕西散文的一半江山。其意义被历史学家定义为：“若忽略散文学会，陕西散文史将存在重大缺失。”

作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院长陈长吟先生，坚持定期为本院学生讲课，亲自改稿、推荐发表，邀请著名作家到学校授课，与学生面对面交流，答疑解惑，促进学习和创作进步。他说：“我爱我的学生，尤其是有才华的学生。只要从中发现一个人才，我就非常高兴，大力推荐他们、宣传他们。”他与该校20年来的双向奔赴、互相成就，主导实施的“未来作家培养计划”等一揽子方案，向社会推出了王闯、何双等一批优秀毕业生和作家，他们都在成为“文学陕军”的薪火传人。

多年来，作为陕西省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，他以非凡的魄力和勇士般的担当，着力推动散文创作团队组织建设，整合资源赋能地方创作，同时参与大学文学教学，激励培育文学新人，扶助了一大批散文作家走进全国读者视野，使陕西散文成为全国版图中的重要高地。

省作协副主席王海惠感慨：“陈长吟先生扶持作家的成绩斐然，贡献有目共睹。”

在冰心散文奖理论奖获得者章学锋看来，陈长吟先生从文五十年来，以汉水为墨，秦岭为砚，打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三张名片：汉水文明解码者、文学星火传递者、教育创新践行者。

从人生出发，他是一位智者

今年恰逢陈长吟先生七十寿。生日当天，学生和晚辈们送给了他一块匾牌，上面刻着：“潇洒从文半世纪 精彩人生七十春”。

他说：“这个内容好啊，概括了我这大半辈子做的事情，还比较潇洒。”

陈长吟先生把人生看得很透彻，也活得很明白。一辈子心无旁骛，就致力干好文学一件事。

有人把文学当生命，活得惨烈悲壮；有人把文学当闲情，可有可无无所谓；有人把文学当嗜好，它是生活中的调味品；有人把文学当装饰，宛如披在身上的一件美丽外衣。他说：“我这大半辈子，视文学如养料。如果没有文学，我可能就是乡村一个摇摇欲坠的糟老汉了。如果没有文学，我更不可能站在这儿享受

鲜花和掌声。所以，感谢文学！”

“我一直在向文学前辈学习，学习他们身上的文学精神。从年龄上说，我现在也成了文学前辈。”那天面对一群学生和晚辈，他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与大家分享交流了自己大半生的“四个钟爱”。



休闲生活中的陈长吟。

第一个是爱滋润心。他告诉大家：“无论干什么，心中始终要有爱。我爱好文学，从事文学创作以来，不仅喜欢自己写的那些作品，也珍惜面前的稿纸、手中的钢笔、用过的笔记本。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笔记，甚至是那些空白的稿纸，没有使用过的本子，老式吸墨钢笔，我都保留着。就是说，不光是爱文学，连写作的工具我都爱。”

第二个是爱好读书。他说：“读书能补气。文化人在社会上行走，要干事，心中必须有底气。这个底气从哪里来？就从读书中来。读书的书多了，眼界就高了，看问题的敏锐度就会与别人不一样。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有限、阅历有限，要借鉴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、知识，就必须多读书。只有读书多了，才能把这个底气养起来。”

第三个是玩物怡情。他解释道：“玩物也就是收藏。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玩物丧志，就是把志向丢了；还有一种说法叫玩物增智，就是增加兴趣和才智。其实玩物对我来说，就是静心怡情。玩物的时候，心爱的东西能让你静下心来。我有时候坐在工作室里，磨石头、编绳子弄一个手串，可以坐半天，心就静下来了。不管在外边遇到什么烦心事，多么浮躁，当欣赏把玩心爱的物件时，情绪就慢慢稳定下来了。因此叫玩物怡情。所以每个人在工作 and 家庭生活之外，要有自己的爱好，这个爱好就是喜欢做的事，它能滋养你，能给你带来乐趣，带来精神上的享受。”

第四个是摄影健身。他分享说：“爱好摄影，就必须走出小屋，心向远方。到了大自然之中，优美的风景让你心愉快，强壮了身体，收获了美图。前年，我自驾去甘南旅行，为什么我能第一个爬上四千七百米的莲宝叶则？因为我有摄影爱好，我就想找到一个制高点，站在高处，把那个最美的风景拍下来，这就鼓励着自己奋力去攀登高峰，去实现想要拍出好照片的愿望。因为有这个摄影的爱好，它便促使我到户外的广阔天地去行走，自然也就把身体锻炼好了。所以说摄影能健身。”

当然，他也坦言：“这些爱好都是文学的分支，它们散开去，但中心点还是文学。我从上中学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，能够坚持五十多年，离不开文学这个心底坐标和精神养料。”

从他的“四个钟爱”分享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和谐处理和恰当把握。由此，他不仅被大家称为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，更被视为一位深谙人生哲理的智者。

从今天出发，他是一座丰碑

长河未央，山海长吟。在陕西散文发展进程中，回望五十年的文学成就，今天的陈长吟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丰碑。

纵横观察，他的丰碑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在创作理论体系探索方面，他提出的“散文是心灵的呼吸”理论观点，道出了散文创作和表达自由的真谛。

在文学教育方面，他倡导的“三重维度”，守正创新：一是理论维度，主张“写作需技艺支撑”，开设结构、语言专项课；二是精神维度，主张以“诚心写作”承载“天理良知”，反对浮夸文风；三是现实维度，主张作品“关注社会命运”，体现人文关怀。

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，他作出了三重历史性贡献：一是理论贡献，确立了“大散文”理论框架，解放了创作生产力；二是组织贡献，他以散文学会重塑陕西文学生态，实现“半壁江山”的覆盖；三是教育贡献，他创建“高校-学会-作家”培育机制，解决了人才断层的现实难题。继往开来，我们看见秦岭苍苍如碑，汉水长吟未歇——他的这盏“精神灯塔”，仍将照亮散文的星途。正如刘家全先生《七律·赞长吟从文五十年》所言：

秦岭云深探玉忙，襟怀长寄水鱼香；
山南汉北重秀，胸纳北国千卷香。
心西区文事盛，肝肠东地众生昌；
情牵血脉薪火，又奉黄门望俊良。